



水墨西湖 ■罗倩

我的40年

周家嘴路连接杨浦情深

■陈玉玲 文

1949年2月,我出生在周家嘴路、舟山路路口的家中。

那时,我家就是路口东南方向的拐角街面房,是家五金店。顺着周家嘴路方向,依次是张家的裁缝店、石家的糕团店。顺着舟山路方向,依次是叶家的煤球店和王家的用车床加工零件的作坊,这些店的后门连成了一条小弄堂,也连着舟山浴室的后门。这里也曾经是我们小时候玩乐的天堂。尤其是暑假,小伙伴们把大小凳子搬到弄堂里,趴在凳子上比着做作业;聚在一起玩游戏……其乐无穷。

1956年后,随着公私合营的逐步顺利结束,这路口的店面也一家一家逐步地关闭了。孩子们的父母亲也都进入了国营的工厂、商店工作。原来的店面也就成了我们各家的居住地。随着各家的孩子逐年增多,并逐年长大,活动场所也由原来的店面楼上、后门弄堂延伸到了楼下店面和前面的临街上街沿。

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每年的夏天,晚饭前我们都在自家门口洒水降温;搭上帆布床、竹榻,摆上吃晚饭的桌椅。晚饭后纳凉,大人们谈山海经,大到世界、国家新闻;小到单位、邻里的趣事;我们都会坐在旁边静静地侧耳倾听。当然,我们更爱听大人给我们讲故事。那时候家里都没有空调,路口得天独厚的习习凉风也会吸引隔壁弄堂里的一些居民,他们提着小凳子,手里拿着蒲扇,聚到路口乘凉,渐渐地大伙都成了老熟人。我们这些孩子玩累了就睡在凉床上看着路灯下的街景,数着天上的星星,看着月亮在云中穿行……慢慢地睡着。直到深夜十二点以后才在大人们的催促下迷迷糊糊上楼。

现在想来,那真是一段无忧无虑的幸福日子。

王家比我大三岁的哥哥,他先去参了军,复员后,幸运地被分配到南京路第一医药公司当了营业员。那真是一个光鲜的职业,令大家羡慕不已。

而我们中的大部分都是老三届,无论高中、初中都被动员到了

农场或农村插队,当然也有按政策照顾分配了几个名额去工矿的。石家的五个儿子中,阿五就分到了上海卷烟厂。我们家三姊妹,大妹妹去了南汇农场,我和小妹下放到安徽农村,弟弟分到了港务局,那时候,我们当农民的日子还是很艰苦的。

到1974年我被推荐上了安徽的一所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一名大学教师。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在会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就在那年国家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步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老百姓的生活不断变好。文革期间离开上海的下放知青,也分别从云南、黑龙江、江西、安徽、崇明、南汇等地高高兴兴、陆陆续续地回到上海,开始了新的生活。自1985年开始,随着经济发展,物资富裕,票证逐步取消,至1993年,由于粮票的正式谢幕,这段凭票供应的历史——“票证年代”终于宣告结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

再说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王家的大儿子竟然留职停薪——下海了!利用自家店面开起了周家嘴路第一家涮羊肉店——阿堂涮羊肉店。接着是石家的阿五也办起了涮羊肉店。路口开始热闹起来了,在观望中又过了几年,张家也开起了涮羊肉店。再后来,居委会的王阿姨跟我妈商量,借我家店面,她儿子开起了阿德涮羊肉店。这中间,各家店面不可避免会有竞争,但更多的是相互辉映,一段时间里这些涮羊肉店在上海的名声也更大了。后来我看到阿堂涮羊肉分店曾经开到杨浦区的国和路上。

1985年,我的小家全家三口人来到上海,我在同济大学进修,爱人在上海交通大学进修,独生女儿就放在我爸妈家。那时父母家还住在周家嘴路、舟山路东南角路口的老房子店面房里,虽有两层,但上层为自家搭建的木阁楼,居住总面积20平米多点,人口多,烧煤球的炉子就放在

后门自己用木板搭起的隔雨棚里,大小使用的是木马桶和痰盂罐,拥挤自不必说。

1990年后,有好消息传出,周家嘴路要开始拓宽改造了。

尽管周家嘴路是主干道,但原来的老马路并不宽,城市发展需要将全长近9000米,跨虹口、杨浦两个区,8个街道的周家嘴路纳入市区三横三纵主干路网中北横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快周家嘴路、舟山路路口我父母家的老房子因马路拓宽要拆除。

1996年,我家的新房子就被安置到杨浦区国和路,共两套,各60平方米两室一厅。一套我们和父母住,另一套我弟弟一家住。自此以父母为中心我们的大家庭就成为了新杨浦人。不必多说,住房面积的扩大,极大地改善了全家的生活环境与生活质量。

再后来,我们居住的杨浦区中原小区同上海市一样,变化、进步日新月异——轨交8号线通了,嫩江路站距我家只有一百多米;杨浦区文化馆开馆了,我们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了;欧尚超市中原店营业了,我们的购物更加方便;附近还有长海医院、市东医院,为老百姓提供了极好的医疗资源;不远处有民星公园、工农公园……一栋栋漂亮整齐的高楼小区相继建起,中原路、嫩江路变宽了,条条道路整齐清洁……

岁月如梭,如今我已七十岁了,早已从安徽的高校退休,回沪安度晚年。今年年前我和爱人去虹口、杨浦区新开发的北外滩游玩,美景目不暇接;而后故地重游,又回到我的出生地,把珍藏在我心中的往事一一回忆……面对车水马龙、宽阔的周家嘴路,记忆中住过、见过的这些房屋早已不复存在,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周家嘴路连接杨浦情深,都说物是人非,而对我来说是物非人是,感慨万千!

感恩时代,我们生活幸福!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杨浦记忆

我的中学时代(一)

■王卫 文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坐落在图们路上,学校的前身是上海市图们中学。

50年前,我的中学时代就在这所中学度过的。

图们中学当时在杨浦区还是很有名气的,不是说这所学校的教育质量如何如何好,而是这所中学承载的学生实在是太多了,学员不但覆盖长白新村、广远新村,就连军工路周边的上海机械学院、水产学院、西小洋浜的孩子们上中学都是在这里。

我是72届学生,刚入中学的时候我们这届学生一共招有十三个班级,那时候每天上半天课,双班的班级上上午课,单班的班级上下午课,每学期单、双班上课时间轮换一次,再加上我们上面还有几届大哥、大姐们,可想而知全校要有多少学生。每回放学的时候校门口涌出的学生潮一波又一波。

图们中学教学大楼四层楼高,每个教室都装有一个有线扩音器,方便学校开大会。有一个大操场,周边有跑道、单杠、双杠等体育器材。学校围墙外就是大片的农田和水沟。

我们初一五班的班主任是一位体育课的男老师,可以想象当年学生之多,体育老师都上阵做班主任。

班主任很年轻,也就比我们大十多岁,因为是体育老师,每天上班一身天蓝色的运动衫裤是他的穿戴标配。

班主任很严肃,对班级工作认真负责,经常会悄悄站在走廊教室后门通过门上的玻璃窗来观察课堂纪律,更意想不到的是有时候上课中他会突然冲进教室直接来到学生面前收缴“东西”。

班级中和我同班的小学男同学一共有四人。我们班长是男生,姓杨,白白的脸,很斯文,还能拉一手好听的二胡。班级里男女生相互之间都不说话,连班主任做工作也无济于事,平时要沟通班级事项只能靠双方的眼神和手势来传递信息。

上课除了语文、数学、外语、化学、体育课外还有一门政治课。那时候好像是没有回家作业的,到学校就带一支笔,没有书包,所有课本就放

在课桌里,省事。

大操场中间是一个足球场,全长48米,能记得操场的长度,是因为初中阶段我们学校开展过一次全校学生运动会,我报名投掷手榴弹项目,起跑投掷点就是足球场的边线一端。

开始比赛了,投掷点前面二三十米开外站满观看比赛的同学,主要是已经参加比赛的投掷手最远能投掷十几米远,所以同学们感到站那么远应该是安全的。

轮到我投掷的时候,我向裁判提出是否让同学们站得更远点更安全一些。裁判肯定地说:没事,投吧!

必须要让“手榴弹”飞过人群的头顶才是最安全的——我憋足一口气,猛跑几步使出全身力气挥臂奋力一投,“手榴弹”如同炮弹,高高飞跃于同学们头顶,吓得同学们双手抱头纷纷退让。“手榴弹”最终狠狠砸在远处,正好落在足球场的那端边线上,48米!我不仅获得全校投掷第一名,后来还代表图们中学参加了杨浦区学生运动会。

由于受“读书无用论”思潮影响很深,感觉三年读书很快就结束了。根据当年的教学大纲,最后一年每位学生必须要参加学工、学农,接受再教育。

有一天班主任召集几位同学要到市郊去走一趟,我也在其中。

那天天气晴朗,我们乘了好长时间的长途汽车来到了南汇县大团镇上我们班学农的地方。我们是来打头阵的,一行人来到镇上学农团部,班主任仔细询问好我们班级学农的人住交接情况后,时间已到了晌午。

走在街上我们才注意到古镇老街那古朴的韵味。大团镇老街南北相通大概有三百来米长,沿着弯弯曲曲的小道可以通过整个巷子。路面上铺的材料也不一样,有的路面是青砖铺路,有的石板路,还有的路面是鹅卵石,可以肯定这不同路面的来历一定会有很多民间故事。

肚子早就咕咕叫了,班主任带我们来到了沿街的一家饭店请我们吃了午饭,记得当时为我们每人点了一盘“炒素”和一碗清汤,价格是一角伍分一盘,米饭随便吃,厨师还特意给“炒素”淋上点麻油,这顿饭吃得很好。

回去后没过几天,学校就宣布了我们72届下乡学农的时间。

世相百态

“热烈”牛奶

■任广耀 文

我原来工作的学校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体育大学结为姐妹院校,经常互相走访。秋末冬初的一天,我参团出访圣彼得堡国立体育大学。访问团从上海坐飞机到莫斯科,再转乘火车赴圣彼得堡。到了目的地已是深夜,对方学校派来的翻译安排好我们的住宿,告知了明天吃早餐的地方,并说他明天吃了早餐再过来。

第二天早晨,我们起来后来到指定的餐厅,漂亮的俄罗斯女服务员为我们端来了丰盛的早餐食品。这时,我们访问团团团长摸了一下装得满满的那杯牛奶,便悄声对我说:“牛奶像是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很冰,天气这么冷,我又有胃病,能否请服务员将牛奶放微波炉里转一下,加加热!”当时翻译还没有来,访问团中就我在过去上学时学过几年俄语,团长便把这个任务

交给我了。其实,俄语我已丢了三十多年,几乎忘光了,只记得“你好”、“再见”、“同志”等几个简单、常用俄语单词。“加热”这个动词再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站在旁边的女服务员看到我们不吃,心里也正在纳闷。这时,我的脑细胞在飞速运转,突然想到在中学俄语课本中有一篇描述前苏联十月革命的课文,人们热烈拥护十月革命,其中俄语副词“热烈”,突然从我的脑海里进了出来,口里便念念有词:“嘎略巧!”“嘎略巧!”(俄语副词“热烈”的读音)。女服务员先是一脸疑惑,我边念又边用双手在那杯冰牛奶上方做向上升腾状态,想让对方明白让牛奶产生热气。此时,聪明的俄罗斯女服务员终于懂得了我们的意思,微笑着把我们面前的冰牛奶撒了下去。不一会儿,几杯热气腾腾、香喷喷的牛奶端上了桌。